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卷十七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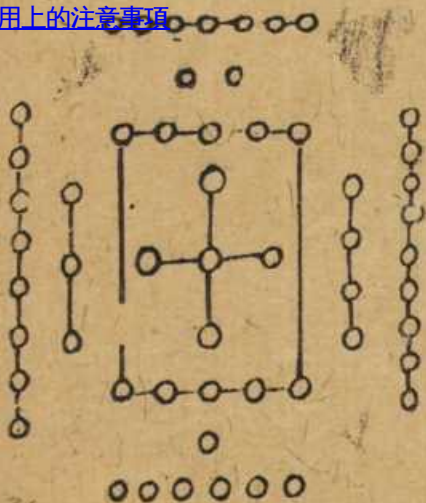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河圖象數



經籍門
河圖洛書
圖者圖
獨其像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續集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正史

且正史之修始於景德之初年景德四年詔修宋太祖及太宗正史當是時也史館文書先時編次二府紀錄及時供報一禮制之文未備未害也而必求之則凡典故之疎漏者畢錄矣一州郡之名未當未害也而必易之則凡典故之公華者悉著矣人務為甄官墨鼓樓為陋室細事也而今直書則凡有大於此者無飾辭矣自時厥後其真宗國史成於王曾一美政之有遺不敢書也五朝國史成於曾鞏一事迹之未究不敢書也一語之褒春風和氣一字之貶秋霜烈日公論之在史筆昭昭乎其不可掩也熙寧元豐正邪迭勝元祐紹聖編刻各殊甚者補天洗日之功曖昧而不宣者數十年然尊堯有集辨誣有書公議之在天下也不可磨也不獨此也紹興權臣所書聖語多出已意未幾而刪去之矣開禧之初權臣妄貪天功貿亂國典未幾而更定之矣人心之公議如此哉

群書考索卷十六

續集

群書考索卷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表賓校正

。文章門

古今之文

文總論

有是實於中必有是文於外所以道德文章非出於二

歐陽子曰三代以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

簡策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天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矣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惟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揚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

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振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晢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誦讀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千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

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一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文公文集

諸家之文

文體

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文之用

大能使之小幽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俊偉壯若決江河

而下也其輝光明若星辰而上也

南豐

文以氣為主

三代之上文章皆道義之所在三代以後文章皆氣節之所發凡人之精明英偉者謂之氣氣之宣者為言言之精者為文即其英偉之不能揜者也

文粹

文窮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珊瑚之聚必茂重光之珠必領驪龍挾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窮則竭天地譬之文章然所取者廉其德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述不粒孟子述子思坎圻齊魯矣

歷代文章

河圖授羲而八卦生洛書畀姁而九疇著文之萌蘖於此矣自伏羲而至于堯煥乎其有文章由唐虞以迄于周郁乎其為文文之敷榮於此矣三代而下惟兩漢之文最為近古文之近厚於此矣魏晉以來日就

論雅文之靈弊於此矣迫于有唐大曆正元之間倡之以韓和之以柳起八代之衰而為一王之法文之爾雅肇於此矣知歷代之文章然後可與論文之體矣

出於自然者天下之文

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為不文也

文章辭達而已

所示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大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夫言止於態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以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以用矣

相如王褒以文倡於蜀

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倡其前而王褒繼其後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鄰魯比

孔葛之文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力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草郊鵠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文貴涵養

毋注情於翰墨之中而馳志於軒冕之側毋玩意於詞章之末而染指於利祿之中有如羽獵一篇工則工矣而投閣貽玷千古不磨佩章等作美則美矣而阿附懷奸萬辭莫掩

東坡自評其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平地涌涌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

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知也

道勝者文不難至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則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此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

文不待大而顯

雖然凡人之文不待大而顯相如以子雲一賦顯杜牧以阿房一賦顯王勃以秋水共長天一聯顯崔信明以吳江楓落一句顯如遇其人雖微亦顯

文不適用

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

文得於心而成於言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諸用見諸外者固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佐佑名教夾輔聖人而已

經義穿鑿甚於詞賦

夫科舉之患極矣何者昔日專用詞賦摘裂破碎口耳之學而無得於心此不足以知經耳使其知之則超然有異於眾而可用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傳寫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為堯舜周孔之道技盡於此雕琢刻畫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於詞賦南方之薄者工巧而先造少北之樸士屈意而願學衆說潰亂茫然而莫得其要人文乖繆大義不明無甚於此

文章端麗

自新語造於陸賈而後君子之論喜乎新自雜說著於賈誼而後君子之說惡乎雜愚非喜乎新而惡乎雜也愚夫文章之弊出於蹈襲也故自出機軸可以示一家標準而寄人離下識者病之何者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自投於流俗者實鮮焉荀卿子戰國之翹楚也三十二篇書禮樂二論大抵多禮記之文宥坐而下大半皆家語之文况下於荀卿者乎司馬漢儒之巨擘而史記所述帝王本紀多出於尚書之文列國世家多出於左傳國語之文况下於司馬者乎王通隋季之大儒而著書立言中說則多依論語之文續詩則多依古詩之文况下於王通者乎呦呦鹿鳴此鹿鳴詩語也而魏武短歌行用之明明天子此江漢詩句也而曹子建責躬詩用之雲從龍風從虎此大易乾卦之文也而楊雄太元經用之至於漢儒之月令範疇呂氏之春秋馬總之通雅專取世南之畧論高承之事物紀原多取於前代之事始無非因仍蹈襲以明摭依之學不知後世文章之不古正病於文章之儗古也吁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辭唐無文章獨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一序此又

文以氣為主而不流於蹈襲者也

古文有三等

予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乃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瞻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前輩文章各有所短

蘇明允不能詩歐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章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諸儒文章優劣

韓子之文所以自成一家取於心而注於手者有六經以本之也老蘇之文所以渾渾乎不覺其易以其學於六經荀孟之文也韓蘇二公豈非以學術為文章而不以科舉為文章乎彼戰國秦漢之時學校不立人自為說家自為學獨一孟子講明仁義是蓋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也賁如張大夫而其文終有悲傷憔悴之氣才如洛陽年少而其文亦不免有憤世嫉邪之心仲舒漢儒之領袖亦以陰陽災異自溺學校之

教化不明士之有良材美質者終不能拔於流俗矣

文以理為主

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技華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文隨時尚

漢武好浮誇則相如以浮誇應魏帝務華靡則曹植等以華靡應

文體文指文趣

韓歐得其體而天度傳周程悟其指而戶庭闢乾淳二三君子會其趣而流派演其餘上林一賦喜動九重長楊一賦見推當代

宋朝文變

藝祖之興恢開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為有司以一時天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神宗連以當世大儒從事百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已及揚大年劉子儀因其

格而加以瑰奇精巧而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將張景惠以古文相高而不為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皆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乃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瑗之孫明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科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秉士氣方奮之時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為科舉取士之格矣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而仁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文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求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畧此王荊公所以得東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為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為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

元祐盡復其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是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為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膏粱於經而習熟於文其間可勝嘆哉中興以來參以經術詩賦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有德行有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蓋心術既紓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

陳同父文

文章各有所長

人之為文各有其長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贈五百字言而下長於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紀叙事制詔長於實格奏表狀長於貞書檄詞策劄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

近世文章之變

自文教下衰體偶章句使技對策比以八病四聲為括奉守之如奉法

開筆陶史克之作則叫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靡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三年間學者稍厭折楊黃花而窺咸韶之音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

楚辭

楚詞類於詩

騷人之詞亦變風變雅變頌之流

按周禮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士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記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恂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婚而納禮懣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

舞之經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盛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此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此賦少騷則興少而此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屈原作離騷

屈原之詞出於忠君愛國不能自已之至意不可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切實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恠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宋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淳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投袂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六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宋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

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又隋唐間為訓詁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憲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遂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摭舊編粗加繫括定為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諸篇之意

屈子初放未嘗有自絕之意至其忍死之時則志切辭哀可為慟哭也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遊卜居以及此卷皆誦述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辭意雍容整暇尚

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戀嫪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為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聞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瞽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其漢之中曾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貢可為慟哭而流涕也

屈原之為人

原之所為雖過而其忠則非偷生幸死者所可及矣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

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忠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合乎聖賢之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且凡洪氏所以為辨者三其一以為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審武子事而不論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疎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猶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為也蓋原之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氏之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及騷之篇云

諸家續楚辭

騷之辭本出於窮悴無聊之意其奢廣費喻之作皆所不取

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悽涼之意乃為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且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為貴

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猶意深切辭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憂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固余之所為養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辭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也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壽輔不遠之云亦畧見之禮佛偈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戒之有哉其息夫躬抑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于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鼂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曰

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

文公楚辭後語序

諸家楚辭篇次

論諸家所作之優劣及鼂氏所取之是非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不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為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為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楊雄為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為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奸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為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

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為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韓柳宋朝王介父之山谷建業黃魯直之毀壁墮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為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為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為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為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推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況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反離騷

論楊雄為屈原之罪人而反騷之篇乃離騷之譏賊

反離騷者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楊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之作以為式又惟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投諸江流以弔屈原云始雄好學博覽恬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公王莽為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於伊尹周公及莽篡漢稱帝號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又放相如封禪文獻劉棻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祿閣上會劉尋等以作符命為莽所誅辭連及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先是雄作解嘲有愛清愛靜遊神之廷惟寂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為之語曰愛清靜作符命惟寂寞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既復召為大夫竟死莽朝其出處大致本不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耶然則雄固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譏賊矣他尚何說哉

總集文集

總集

總集者編類古今衆作為一集也唐志有彙摯文章流別杜預善文謝沈各文孔逵一作文苑蕭統文選蕭圓一作文海姚鉉文粹徐堅文府之類是也唐志又有文史者附見于總集之後如劉勰文心雕龍劉知

幾史通多載子詩格鍾嶸詩評之類是也夫史通詩格詩評皆所以考
論前人得失是非所不可廢也如文選所集李德裕惡其不根藝實家
遂不置今觀唐志惟文選之注釋最多自蕭統僧道淹曹憲等為之音
而李善又為之注蓋傳之曹憲也又辨又所謂五臣注劉良呂延濟張
也開元六年唐安國許淹注者孔利貞卜吉福之所續卜隱之所擬宋
朝蘇易簡之所纂何其纂者之紛紛也蓋其間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
風土宮室之制而已德裕不以文選所見未免有所偏矣

人生文集

唐藝文志文集類兩漢之君惟武帝有集二卷而已魏自武帝至於陳
思王其為集者五晉自宣帝至于彭城王其為集者八宋自武帝至于
新渝侯其為集者九梁武帝簡文帝明帝昭明太子文集至多後魏文
帝後周明帝陳後主隋煬帝製作尤富唐太宗文集四十卷高宗八十
六卷中宗四十卷武后垂拱集一百卷金輪集又十卷睿宗元宗德宗
皆有文集不特此也傳注之學經生事耳梁武帝作周易大義宋明帝

作周易義疏何也載筆之任史臣責耳梁武作通史唐太宗御撰晉書
又何謂哉隋煬帝與薛道衡爭文名武后使元萬頃等代已著述有所
謂魏文帝與論唐高宗天訓武后紫樞要錄訓記雜載等書盡入唐藝
文志儒家者流果何意也唐太宗之言曰梁武隋煬無德政而集文章
朕不為也今唐志所載四十卷者非太宗文集歟若夫太宗金鏡帝範
諸書足為後世訓者固當筆之而無愧傳之於不朽徒曰作為文章與
文人才子爭一旦之名帝王之學正不必爾也述夫魏晉以下諸君以
馬上得天下耻於文名之不彰是以著述紛紛冀以掩武夫之故態耳
曾不知漢高帝不事詩書使示人以肝膈之私何損於高帝明達之性
也耶或曰二典三謨訓誥誓命亦唐虞三代之君之書也後世之君紛
紛著述何足多嘗曰是不然古之帝王言出於口皆格言也史官筆之
於手皆成書也初非有意而作之者也唐太宗之語暗合古道至多史
臣書之史冊至今焜耀為書如是是亦足矣何必作為文章以談梁武
隋煬之失而躬自蹈耶

劉知幾評歷代諸史之志曰古之所制於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
別編為藝文續漢以還祖述不暇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仍舊
頻頻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因知幾之言求之周官太
史掌八法八則之貳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小史掌邦國之
志定世繫辨昭穆御史掌邦國萬民之令又有外史掌王之外令及
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夫周有五史不特掌當代之史而猶及乎
三皇五帝之書何其不憚煩耶是則藏書之策一代盛典古傳于今
今驗于古率是道也况欲詳古今之事則必備古今之書古今之書
既備則必有門目以紀之以見音備而今缺與今有而音無者庶使
學者參而考之了然在目非小補矣知幾之論固足以見作史之法
而亦未可盡信也暇日因觀諸史藝文經籍志其名有百千萬卷之
異雖未能盡觀其書而究其肯綮因筆而記臆見右方所列者是也
凡有疑義猶有待而正諸

詩賦

漢唐敘詩賦

漢志叙詩賦為五種以屈原唐勒嚴忌賈誼枚乘相如劉向王褒等賦
二十家為一種以陸賈枚臯嚴助朱買臣司馬遷蕭望之楊雄等賦三
十一家為一種以孫卿及秦時雜賦等二十五家為一種以主客賦隱
書等十二家為雜賦一種并詩共為五種漢志賦類幾八十家分為四
種東漢魏晉以來二京三都作者間出有唐二百年藝文文集類所載
唐人著述之賦無所謂四種者意者漢賦之為式大槩先之以問答次
之以敷叙終之以諷諫累數十家而觀之辭雖異而意則同故其為戎
拘而有所窮也觀東坡赤壁賦之體則異於是矣漢志詩類止二十餘
家唐人詩集則十倍於漢詩無定式隨意諷詠可也自東漢及隋賦集
又漢志不載李陵詩豈以降句奴故耶

隋志論文體

隋志文集類論文賦之體深美乎屈宋鄒嚴枚馬潘陸沈謝之作沈休
文謝
玄暉又謂永嘉以後玄風既翦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

其弊隋志所言得之矣要之隋志乃唐長孫無忌等所作也唐初之文
猶尚駢儷故厭平淡而喜雕斲也官體自梁簡文始

論詩

歷代詩人之優劣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
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
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
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
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
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東坡

李賀之詩

賀之歌詩雲烟聯綿不足為其態也之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盎
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潔也風櫛陣馬不足為其勇也
瓦管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龍圖後殿梗莽

靡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神不足為其迂荒誕幻也
蓋騷人之苗裔理雖未及辭或過之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
僕命騷可也

韓杜集詩文之大成

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論理之
文如莊周列禦寇是也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是也叙事之文如屈平
宋玉是也鈞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據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
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昔蘇武李陵之詩長
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
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
之極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撫峻潔之資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
所不及焉嗚呼杜氏韓氏其集詩文之大成者歟離

觀文可以知人

李紱作閔農詩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慈孝

最隆也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如其言

群書考索卷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文章門

文選

蕭統去取未為盡善

有李善之見而後可以辨文選之惑有康國安之識而後可以駁文選之異夫蕭統索古文上之作築臺而選三十卷自謂立見真而成功卓也李善辨其惑國安駁其異是果何為者耶蓋統之用工雖勞而統之所選則未嘗陋識拙文且莫追東坡之謂又安能使唐人家置文選哉然則辨惑駁異真足以起統廢疾鍼統膏肓矣且毛詩大序最疾經旨自韓退之歐陽永叔諸賢皆以為非卜商所作統特題曰卜子夏何見也宋玉高唐賦之醜者蓋法司馬相如子虛亡是公相答問之體統不